

陰魂
色王刀



内容提要

色王，好色之王，正左搂姑娘，右搂美人亲狎之时，忽见一刀劈来……

正是小魔头！

福建浪公子，西门独行，逍遥闲游，忽遇一千娇百媚风尘女子，正被一群淫邪无赖调戏。他凭着超绝武功，转危，那美妓钦慕之中，与他结为伉俪，不料却卷入险恶的武林风波之中……

西门独行被诬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武林小魔”，于是，少林、武当、丐帮各派掌门，黑白两道，已发“武林帖”，凡遇“小魔”，亟加诛灭，格杀无论。

西门独行偕美妓娇娘，蒙冤逃命，一路血雨腥风，避过千里追杀，躲过刀光剑影，却不料，他身边的美妓竟是……



色王情急之下，急忙抓过身边美女，迎向劈来的刀锋。

目 录

- ①·美妓情结浪公子..... 1
- ②·新婚之夜..... 28
- ③·江湖魔教..... 52
- ④·好色之王心阴毒..... 85
- ⑤·千里追娇娘..... 99
- ⑥·酒王成全爱欲之火..... 115
- ⑦·大粪·狗血·驴蹄子..... 142
- ⑧·禅门·道家·天魔阵..... 167
- ⑨·“乾坤大挪移”功..... 189
- ⑩·魔王令..... 203
- ⑪·打发色鬼上西天..... 219
- ⑫·大慈大悲？大奸大恶？..... 233
- ⑬·娇娘叫杀锦衣卫..... 250
- ⑭·酒楼夺公子..... 272

⑮ · 一脉骨肉.....	291
⑯ · 两王相逢.....	309
⑰ · 明送美人,暗藏杀机	344
⑱ · 宁王诉衷.....	358
⑲ · 四面追杀.....	374
⑳ · 杀人不留名,千里不留行	389
㉑ · 山洞刺客.....	409
㉒ · 四掌门大战十杀手.....	421
㉓ · 杀声震天人肉飞.....	439
㉔ · 谁任第一教主.....	456
㉕ · 武林盟主会教主.....	478
㉖ · 击飞丐帮打狗棒.....	508
㉗ · 高僧舍命传密功.....	553
㉘ · 一女竟使万骨枯.....	573

第一章

美妓情结浪公子

烟花三月，正是姑苏春色正浓之时。

西门独行经常浪迹天涯，风餐露宿，早已听惯天籁野音，乍见这繁华市井，也觉得耳目一新。

左顾右盼流连之间，忽听得前方人声大作，踱过去一看，是一彪形汉子当街叫骂：“妈的什么卖艺不卖身，休拿这些酸话来搪塞大爷。你们这些卖笑女子，哪个不是见钱眼开，任千人骑，万人压。定是狗眼看人低，期负欺负你家大爷没钱。今天大爷要定了这个女子，钱，大爷有的是！”

说话间，彪形汉子从口袋摸出一锭银子，托在手上。

一个四十多岁龟婆模样的女人陪着笑脸道：“大爷富贵，大爷富贵。我这迎春坊确是个卖笑的所在，大爷您吃喝玩乐，包您满意。只是这娇娘，性情刚烈，连老妇也奈何不得。再说卖艺不卖身，这也是古已有之，连官府也是认可的！”

彪形汉子啪地一掌打在老妇的脸上，厉声道：“妈的少拿官府唬人，惹火了大爷，连你在内，先把这些雌儿都奸够了，再砸了你这迎春坊，让你们光着屁股去喝西北风！”

围观的好色无赖哄声叫好：“把她们全奸了！”

老妇人见软的不行，索性也硬起来，双手叉在腰间道：“客官若要寻欢作乐，迎春坊奉你为财神，称你一声大爷，若是找茬闹事端盘子砸窝子，苏州城也不是无法无天的地界！”

彪形汉子狞笑一声道：“好，今天就让你尝尝大爷的手段！”汉子一招手接着又道：“弟兄们，今天我请客，相识的不相识的都是朋友，迎春坊的雌儿全归你们了，要钱我掏，要官司我提着！”

泼皮们发出一声喊，就往大门里冲。

“慢！”一声娇叱，从门里走出一个女子，浑身着素，乳峰高耸，细腰如柳，只见一张美面暗透桃花之色，明眸掠过，众无赖皆止步不前，只顾张着嘴瞪着眼，看得不知东南西北。

美女子对老妇说：“娘，迎春坊这场是非由我而起，自然由娇娘承担，不可连累了姐妹们。”

美女子说罢，径自朝那彪形大汉走去，柔声道：“大爷，你只是要我，对吗？”

彪形大汉早已神魂颠倒，淫欲的眼睛里恨不能伸出一双手，马上把娇娘剥光，摸那白白的乳房，禁不住一个劲地吞着唾沫说：“对，对！”

娇娘再问：“你是要我这清清白白的处女身，对吗？”

彪形大汉望着娇娘丰满的胸峰，早已说不出话，鸡啄米般点头。

“这些我都给你！”娇娘双眉倒竖，厉声道：“可我这人命却不给你！”

说时迟，那时快，众人愕征之间，娇娘手中突然现出一把刀来，寒光闪闪，便向自己的胸前刺去！

众人惊呼一声，却觉眼前一花，定睛再看，娇娘刺向自己的那柄锋寒毕露的匕首已变成一柄翡翠骨的折扇抵在胸前。

惊愕之间，一个翩翩男子走了过来，向彪形汉一揖：“在下西门独行，请问这位仁兄尊姓大名？”

彪形大汉一怔，脱口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来挡横！”

西门独行一笑：“在下不是东西，乃一匆匆过客，见这厢大声嘈杂，过来看看。仁兄如肯赏脸，请移步对面的凤凰楼饮一杯相让水酒如何？”彪形大汉狂笑：“大爷早已酒足饭饱，要的就是这个女子！”

西门独行不怒：“既然如此，仁兄何不到前面胭脂楼，那里的名妓可是苏州城内的头等，保你消魂解闷，欲仙欲死。这女子卖艺不卖身，你又何必强求？”

彪形大汉斜他一眼：“从哪来的这么个乌龟王八。她是你老婆还是你妹妹？”

西门独行目光一凛：“仁兄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彪形大汉：“我就是吃罚酒长大的。”话音未落，人已扑上前，手里也多了一柄钢刀。却不料刚到近前，忽然以刀拄地，哈哈狂笑起来，直笑得弯腰蹲地，气也喘不过来。西门独行已对这汉子暗用异功。

西门独行又经步上前，一拍他的肩头：“仁兄可是想开了？”

彪形大汉倏地止住笑，挥刀欲砍，却痛哭起来，直哭得涕泪满面，那声音直似夜半狼嚎。

西门独行劝道：“仁兄不必过于自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着手抚大汉肩头。彪形大汉果然止住哭泣，昏昏沉沉

站起来。西门独行摸出一锭银子递给旁边一人：“这位仁兄过于劳累，烦你扶他歇息去吧！”

围观众人，见状一哄而散。西门独行也轻轻指掌，准备离去，却见老妇人过来施礼：“恩人留步。”

西门独行淡然地说：“我哪里是什么恩人，路见不平，掏钱相助而已。”

老妇道：“只是恩人言语行为之间，已救了我迎春坊几十条人命。万请恩人到坊中一座，以谢救命之恩。”

西门独行笑道：“我是不喜客套之人，免了免了。”

老妇不依，回头道：“娇娘，还不过来谢过恩公。”

娇娘轻挪莲步，道一个万福：“谢过恩公。”倒还是不卑不亢。

西门独行略一拱手：“姑娘免礼。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我有几句话相劝：人人都有命一条，然而这生命非属自己，想你的父母将你养大，又听凭你落到这种地步，已是伤悲无奈之至，再听到你的凶讯，让他们如何活得下去？”

不料一句话说得娇娘泪流如雨。老妇忙接过话来：“恩人有所不知，请到屋内一叙。”

西门独行一想，虽说为迎春坊消了眼前之灾，但也未必没带来日后之祸，索性进去看看吧。

到得屋内，只见琴棋书画，暗香幽幽，甚是不俗。老妇分咐丫环端上酒菜，歉意道：“娇娘是从不陪客喝酒的，我去劝她能否破例一次。”

西门独行伸手止住：“倘若如此，岂非施恩图报么？”

老妇点头称是。说话间，娇娘已捧琴而至，依然是一身素装，莺声道：“贱人身无所长，抚琴一曲，请恩公赐教。”

一声清音破空而至，西门独行精神一振，紧接着一曲《秋月雁思归》便潺潺流出，轻揉慢抹，音长韵远，听得西门独行未饮已醉。

一曲终了，西门独行轻轻击掌，叹道：“姑娘果然色艺双绝。只是琴音之中哀伤之气过于浓重，不知为何？”

娇娘道：“贱人沦落风尘，心如灰槁。恩公救得贱人一次，却救不得贱人百次。生不由己，死却由己。贱人便发下一个誓愿，要守住这清白之身，有朝一日，也好面对爹娘。”

娇娘言语间又露出刚强之意。西门独行暗暗点头，道：“其实不必如此。也罢，救人救到底。”转身问老妇人：“娇娘身价多少？”

老妇人慌忙摇手：“恩公不知，娇娘是赎不出去的。”

西门独行哂笑一声：“天底下还有钱买不来的东西吗？”

老妇人忙说：“恩公误会了，若是别的姑娘，恩公一句话。这娇娘乃是罪人之女，其父是兵部侍郎陈毕显，因谋反株连获罪，至今押在天牢之中。皇恩浩荡，念其旧日之功，才免了株连九族，将男丁发配新疆，妻女打入乐坊，娇娘名籍在江浙教坊司，此事岂是老身能做得了主么？”

西门独行豪气大增，“好，既然如此，我就去杭州一次，三天之内，我拿着江浙教坊司的公文来迎春坊领人。”

话音未落，只听铮的一声，娇娘手中的琴数弦俱断，娇娘扑倒在地，连连叩首。梨花带雨，泣不成声。

西门独行到了杭州，多亏几位叔伯出力，上下打点，用了五万两银子总算销了她的名籍。

可当他赶回迎春坊时，这里却刚刚遭了一场大火，娇娘

已不知去向，后经打听有人传说，娇娘已被人掳走。

西门独行新交的两朋友，一个叫高登亮，一个叫鲍立，他们愿意随西门独行寻找娇娘。由于他们二人是此地人，对这里路径很熟悉，西门独行一听，心中略略宽心。

漆黑的夜，如雾的雨。

西门独行默默跟着高登亮，走在悠长而又弯曲的巷子里。其实巷子并不长，可左一个拐角、右一个转弯，却都是一模一样狭窄、泥泞。西门独行梦游似的穿行在这迷宫般的小巷之中，心却是清醒、活泼而振奋的。

先是石板路，随后是细卵石铺的路，最后是稀软的土地。

将近两个时辰，他们才来到一间低矮的、看上去随时要坍塌的茅屋前。

高登亮敲敲破裂的板门，探出一个獐头鼠脑的人，就着手中的小灯笼一看，吃了一惊，颤声道：“高爷，怎会是您？这么晚了您老人家有什么事？”

“我找你们老大。”高登亮硬梆梆地扔下这句话，低头直入，西门独行也随之而入。看门的小子刚想要拦，可掂掂自己的胆子实在太小，不够分量，只得合上板门，又瑟缩在门角。

屋里只有一张小床，昏昏暗暗下，也看不清堆放些什么杂物，散发着淫秽之气，高登亮一脚踢开后门，穿过一道天井，走进坐北朝南三间大的屋中。这屋子不仅宽敞，而且灯火明亮，摆着十几张桌子，几十人正围着桌子聚赌。牌九的哗哗声、吆五喝六声污秽不堪的骂娘声和十几名土娼的浪语声汇合在一起。

一名土娼忽然眼前一亮，发现进来一位容貌俊雅，衣履

鲜洁的公子哥，忙争先恐后、款腰摆臀、浪声浪气地迎上来。还未到近前，早被一人一个耳光抽到一边去了，骂道：“不长眼的东西，高爷会要你这种烂货，要攀高枝儿也得照照你那副德行。”

屋里的人都向这面看来，忙停手站起来，几个熟识的人恭恭敬敬地叫了声“高爷”。

高登亮忙摆手笑道：“大家玩，别停手，”转头道：“刘召，生意还过得去吗？”

打妓女的刘召忙陪笑道：“托高爷的福，兄弟们还都过得去。”

高登亮道：“以后要是一时有个接济不上，尽管开口。”

刘召打躬道：“小的先谢高爷了，以后缺着了，一定到府上去讨，不过这么晚了，您老人家……”

高登亮道：“我带一位朋友特来拜访你们老大。”

刘召道：“那怎么敢当，您老人家只要派个小厮来说一声，我们兄弟还不马上过府给您请安去。”

高登亮一笑，拉着西门独行向旁边一间屋走去。刘召想拦又不敢拦，只得忐忑忐忑地跟在后面。

推开一扇包着铁皮、沉重厚实的大门，一个中年人正坐在太师椅上喝酒，一见高登亮进来，颇感惊讶，忙站起笑道：“怎么是高爷？您贵人事忙，还得闲到兄弟这儿来？”

高登亮笑道：“我事忙，你钱老大不是更忙吗？没事也不登你这三宝殿，今天是有求于你。”说着也不谦让，让西门独行坐在那张太师椅上，自己打横拖了把椅子坐下。

钱老大一见这阵式，更是云三雾四，摆明了这位年青人比高登亮地位还高。

他苦笑道：“您不是开玩笑吧？凭高爷您，还有什么事办不到，会求到兄弟头上。”

高登亮脸色一冷，眼中寒光激射，“这么说的不给面子了？”

钱老大忙陪笑道：“高爷千万别误会，高爷的事只要吩咐一声，兄弟们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给您办到，您说求那是给兄弟面子，有什么事尽管交代下来。”

高登亮颜色稍缓，微笑道：“这还差不多，我向你讨一个人。”

“谁？”钱老大陡然感觉不妙。

“娇娘。”

一听到这个名字，钱老大如遭重击。忙摇头道：“高爷，此事与我无关。”

高登亮严厉的眼神盯在那张慌张、回避、汗珠莹然的脸上，好半天，才冷冷道：“钱老大，我高登亮会作没把握的事吗？不过，我先说明，我不是在为官府办事。这位娇娘姑娘是我主人的亲眷，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所以人我们是志在必得。”

钱老大心头一阵痉挛，长吸口气镇住心神道：“这怎么会？娇娘在迎春坊也有半年了，您老也常去的，若是尊长上的亲眷……”

高登亮反手一击，把钱老大喝酒的金杯打入厚实的书案里，钱老大浑身上下一阵颤栗，对这一掌感同身受。不胜惶恐地道：“高爷息怒，有话慢慢说，这事儿真不是我们作的。”

“若是你们作的，我还会坐在这里和你浪费唇舌？”高登亮冷笑道：“请你告诉你的朋友，我高登亮在江湖中混了这么

多年，不论哪条线上的朋友，都还给我些面子。我高登亮也绝不是不开眼、不讲道义的人，这一次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不会计较。请他们看在江湖一脉的分上，把人交还，我们愿出十万两银子赎人。”

“十万两？”钱老大几乎惊呆了，这辈子他只听过，从未见过十万两白银，他的眼前幻现出堆积如山、光芒闪耀的银子，浑身的血都热了，冲口而出：“行，我去和他们说，他们一定会答应。”

“大哥！”一直站在钱老大身后的刘召叫了起来，可话一出口如水泻地，已是欲收不及。钱老大猛然醒悟，脸色刹那间转为青白，壮实如牛的身躯，竟如秋风中的落叶，瑟瑟地抖起来。

高登亮笑了，是从心里笑出来的。他“托”的一声，用手指一震书案，隐入桌案二寸许的金杯跳了出来，高登亮接住，递到钱老大面前道：“老大，怎么怕成这个样子？你放心，我高登亮不会坑害朋友的，如果你那几位朋友不好说话，你告诉我他们的形踪，然后到舍下避几天，待我摆平了此事，你再出来，那时我保证你这赌场会大十倍，如何？”

钱老大把半杯酒一仰脖全倒进喉咙里，更把几十年光棍无赖滚刀肉的底子翻将上来，牙一咬道：“高爷，这些年来全蒙您老的照应，我才有今天这个局面，高爷既然有事，我就算把命搭上也认了，您给我一天时间。”

高登亮拍了拍他肩膀，笑道：“好，我高登亮没白交你这个朋友。只要他们肯还人，就是价码再高些也行。我知道你那几位朋友手段很辣，如果他们不给面子，你也不要硬来，别白白搭上一条命，由我来会会这些英雄。”

高登亮和西门独行走出那间赌场时，雨已停了，满天镶嵌着钻石般的星星。

高登亮和西门独行默默无语。忽然两个人同时停下脚步，闪身于暗处。

从后面追上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唉，一只煮熟的鸭子飞了，真可惜，真可惜。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

西门、高二人相视一笑。待那人走后，西门独行说：“高兄，你回去照顾买卖吧，我找人。”

高登亮不放心：“少侠，东南方向全是崇山峻岭，行路艰难，还是我和你同去吧。”

西门独行一笑：“高兄，你忘了我是怎么长大的了？”

高登亮也笑了：“少侠保重。”

山路愈行愈是崎岖陡峭，到后来简直无路可寻了。西门独行的信心却越来越大，直向那茂密的丛林深处行去。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面貌不一，禀性不同，有的好权，有的好钱，有的好赌，有的好色，名缰利锁，缚住千百英雄，天香国色，伏尽多少铮铮铁汉。

西门独行唯一的嗜好便是游览名山大川，只要几天不沉浸于奇山异水的灵秀之气中，就感到浑身上下难以忍受，只有在灵秀的山水之间，魂魄才能感悟通体的纯净浩然之气。

时当正午，从丛林稀稀疏疏透过阳光金色的光彩。脚下软软的，辨不清踏着的是腐败的枝叶还是肥沃的泥土，空气倒极清爽，隐隐有一股芳冽的清香。

他不辨方向，漫无目的行去，不觉来到一条小溪旁。溪水澄澈，可以望见水中悠闲自若、游来游去的细长的小鱼，且

不时有鱼“泼刺”一声跃出水面，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西门独行感到口渴，身上也微微发热，他伏在水边先饱饮了一顿甘甜清冽的溪水，又把头发和脸浸入水中，浑身上下清凉爽适，感到有些飘飘然了。

他把头从水面扬起，用头巾拭去脸上的水珠，一措之下，竟然大吃一惊。

水里清晰映出两个人的身影。

他回转身来，笑吟吟地刚要打招呼叙话，定睛一看，又愣怔无语了。

这两人都是中等身材，粗壮结实，脚踏皂靴、腰悬宝剑，一身劲装结束，四道阴鸷的目光射在他脸上，令他浑身上下寒栗尽起。

两人中的一位微微一笑，在西门独行面前来回踱了几步，问道：“朋友是哪门哪派的，怎么闲逛到这里来了？”他故意把话音拉长，阴阳怪气，显得充满敌意。

西门独行强笑道：“二位兄台见笑，在下并非武林中人，也不属哪门哪派，只是性喜游山玩水，一时兴之所至，便闲游到这里。”

那人“嗯”了一声，击掌道：“说得好，说得妙。朋友一时兴之所至，便游到这里。若是哪天再一时兴之所至，怕不要游到紫禁城，游上金銮殿了。”

西门独行不觉气结，在他的脑子里，这奇山异水与紫禁城、金銮殿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一时脸露苦笑，不知如何作答方好。

那人一看问住了他，不免得意，继续踱着方步道：“朋友，真人面前莫说假话，还是实话实说罢。”

西门独行苦笑道：“在下所说，句句实言，二位不信，在下也是无奈。”

那人脸色微变，说道：“我好言相劝，没想到你却这样冥顽不灵，岂非辜负了我一片好意？”

另一人在旁说道：“大哥何必和这小子磨嘴，把他做了不就结了。”

这位大哥道：“二弟，此言差矣。咱们兄弟怎可以让人家死得不情不愿、不明不白，到了阴曹地府，还要在阎王面前告咱们胡乱杀生。”

西门独行这才明白，原来这二人竟是要置他于死地，不由得气往上涌，冷冷道：“在下与二位素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何瓜葛恩怨，也绝非武林中人，二位一见面便要置在下于死地，倒真要问清缘由。”

那位大哥也不言语，当胸一爪抓来，屈指如铁，爪风迅烈，竟是极厉害的进手招。西门独行一扭腰肩，险险避过此招。那位大哥并不追击，收手道：“朋友，到现在还不承认吗？”

西门独行道：“在下即便会武，即便是武林人，难道就该死吗？”

那位大哥道：“这倒不是。世上的山水那么多，你怎么偏偏游到这里来了。你年纪轻轻，武功也不错，将来或许有一段锦绣前程，可现在却要埋骨荒山，作无名鬼了。我虽不忍，却也无可奈何。”言罢连叹数声，大有悲天悯人之态。

“大哥，赶快做了这小子，还得回去缴令呢。”

那位大哥道：“罢，罢。朋友，今日之事我兄弟是身不由己，你也是前生没有积德行善，就认命吧。”说罢，又是一爪抓去，这一爪比方才那一爪威势更凶猛。一爪之中竟幻化出